



印度近代宗教面面觀

演本

泛言

我以為凡對佛教具信仰的任何國人，提起印度便有一種特殊親切感，但要想真能瞭解印度，却不太容易。印度是個土地遼闊，人口繁庶，文化悠長，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，生活語文，多婆羅門教色彩。現在流通的鈔票額面上，便刊印十四種不同文體，這還是比較普通的。以這樣多語文的民族^①，若無宗教作為中心，則其文化的形成，其各族間的團結，那是不可思議的事。

筆者自愧不學，僅以一個拾荒老人姿態，勉承沈編輯一片好意，雖不敢謂澄心竭慮，但確已集旅印四十年所親見實聞，搜索枯腸，經三閱月的詢查考證，希望能使讀者藉此零章斷簡，得到一些概括的印象。

本文「近代」兩字必先有所交待。大唐西域記距今已千六百餘年，當時除佛教有大小乘的區別，剩下來祇有天祠外道，而天祠所祀何神？已無從詳考，而整個五印度，便以婆羅門(Brahmin)為首，以至所謂賤民階級的(Sudra)等四大種姓，為構成社會系統的四大支柱。但歷史總是與時代相推移的。那末所謂「近代」自應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一九四六年，英殖民主義者退出印度為開端。當時印度除印度教等外，還有伊斯蘭教，更有挾隨歐美聲勢以俱來的天主教，基督教。後兩教的信徒之衆多，幾超過回

教。一九四六年冬，甘地領導的「不流血不合作」運動，已告成熟，復得中國居間調停，迫使英國無法不履行戰前給予獨立的諾言。當然對着這樣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，一旦撤退，於心總有不甘，因而在臨去聲中，就針對印度久已存在的宗教矛盾，大做文章。(一)英退出印度誰是合法的政黨出而接管政權？(二)對回教領袖暗示，不列顛帝國在二百多年前，原是從回教王朝接來政權的，可惜印度教徒人口比率高，因此無法將政權還給回族。祇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，便釀成印回兩族丟掉成千上萬的性命。
果在一九四七年元月十八日印度自由日以前，甘地、尼赫魯等領導的國民大會黨，其成員本是無分教族的，怎奈回教領袖真納，別具用心，另組一個「回教同盟」，與國大黨分庭抗禮，為爭取政治上的優勢，以暴力佔領大城市，高唱「直接行動日」，突然向印度教徒開刀。這樣便引來舉世驚駭的所謂「印回衝突」。假定當時印度教中沒有賤民階級，沒有素稱英勇的班執比族教徒，捨生護教，以牙還牙，挺身與回教周旋，則印度政權鹿死誰手？還是未定之天。甘地為了爭取「賤民」的團結，不惜降尊紓貴，手挾掃帚^②，帶同信徒，親入最下層的不可接觸階級家裏，和他們共進飯食，混合飲水，並大聲呼籲「最初的第一位婆羅門是由賤民種姓的母親生下的」「今天印度除了婆羅門更沒有其他的種姓，一體都應稱(Halyjan)（哈里真義即天神之子）」回教徒

再統治印度的陰謀遂不得逞，祇有在極不愉快中，決定印回分治，（據傳當簽字時甘地與真納都潛然淚下）但印度教仍有今日而能維護數千年正統，還是由甘地的大悲和教徒付出鮮血、生命換來的，回溯當日印回互殺，屍橫街道，處處焚燒劫掠的慘狀，思之猶有餘悸也。

(甲) 印度教的理論與行持

印度教徒崇拜偶像，而行佈施（Daan），教徒多崇尚供養神祠祭司、修建廟宇，放生、濟助貧困，以期藉此功德，再獲更理想的人身。故日常生活幾全部納入宗教儀式之中，和佛教一樣，以身爲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六大假合，一切以樂天知命、寧靜自在爲主，由於他們習慣用手抓飯吃，所以對右手稱爲淨手，用以洗滌大小便的左手稱爲穢手。俗尚於授受間，則忌用左手，外僑遇上這等事，實是感到莫明其妙。佈施已成美俗，且所謂行乞者，也不一定基於窮困，故乞丐向你討錢，如有不便你得說聲「恕過」，假或沒有零錢，你可以討回找贖。還有在農村或城市，一般比較貧困人士，不管衣着居處，未免使人有點骯髒之感，但是他們對日中飲食用的器皿，可說舉世無比的清潔。不但鍋釜裏外都擦得發亮，連風爐用後也用泥漿塗抹一過的。奇風異俗輒因地而稍殊，但上所舉述，可說是完全一致的，婚嫁則絕對以女方擇婿爲對象。若想嫁一位具有學問的男性，則陪嫁粧奩由最高的洋房、汽車，等而下之爲機動車腳踏車、名廠手錶、名廠自來墨水筆、以至金飾若干陀拉（每陀拉重三錢一分強），所以他們生下女兒的第二天起便節約用度而爲積蓄待嫁之用，雖政府三令五申亦無法蠲除此一足以破中人產的惡習。喪葬則較儉省，火葬用柴僅百斤，公家更設有電爐、煤氣爐，均所費有限，間亦有土葬者，但不許用棺殮，至富有之家以旃檀香料代柴，則又別論矣。綜上多屬日常生活形態，至其宗教的基幹，自以神的祭司婆羅門爲代表，所謂婆羅門乃有妻室而又終生不事生人產者，他們說：雖貴爲王侯宰輔乃至富商鉅賈，一有營生意識，便難免貪婪、私慾、殺害、誑語等過患，那能與神感通。婆羅門便介乎人神

之間，而受教徒的供養，是天經地義的了。另一種突出人物修道者（Holyman），這些遠離眷屬、身掛鹿皮束髮，手提小銅罐，足登木屐，以閑雲野鶴之身，棲息山林荒野，若能修成瑜伽上乘功行，則可以肉身昇天（但從未及見），釘封棺內埋入地中達六星期，吞劍、嚼玻璃如吃餅乾等表演，則屢見不鮮，不過這些玩兒連婆羅門在內，在客觀上揭穿了就是爲歷代帝王的理想工具，不然的話，以甘地爲教爲國，都到了成聖、成佛的階段，竟以七十八歲高齡爲遏止印回互相仇殺，乃於一九四八年正月十三，絕食五天，其願雖達，終經十二日後晚禱間爲兇徒鎗殺，甘翁彌留時還囑其近侍徒侶曰：「爲我請求赦免兇手罪過。」據紀錄元兇乃一高級的婆羅門，其姓名爲何？服刑經過何若？均成印度政府保密檔案，觀此則知所謂婆羅門本質矣③。

欲觀印度教徒的祀神全貌，最好在清晨站在鹿野苑恆河畔，自可見虔誠男女徒衆，將半身浸入河中，朝着初昇旭日，合掌當胸盡誠致敬，掬水而啜，禱畢復以帶來的手提銅罐，灌滿河水，上岸披上乾衣，沿途唸唸有詞，帶着回家，或在他平時所供養的廟上，把那聖河的水灌在他們信仰最高（Shathkan）聖甘薄伽梵的法印上，該法印以黑石彫成，底如石磨盤，上中置圓柱，印語稱（Lingam）附圖，靈感法印的來源，據最原始的說，因聖甘薄伽梵是化身無量的，爲了統一信衆觀想，某日有一村落，家家戶戶必具的石磨，和架厘石④都各易位置，村人都無法解釋，怕有怪異，都置室外樹下，但翌晨則發現圓柱中有三條白色紋（這是聖甘的額印），再隔日復見一飯匙頭蛇盤繞石柱以水噴柱上（這蛇是聖甘的大護法），至是才決定靈感石即代表聖甘薄伽梵的一座法印，凡小康以上家庭多設神壇附以靈感法印，早晚以聖水或鮮花淨水繞洒其上，聖甘直系的眷屬最爲教徒崇信的尚有潔善娜，及佛教密宗人士所推崇爲準提聖母（印語杜伽咪）及吉祥聖母（印語架厘咪），兩聖母在西孟省的香火特別鼎盛，大廟小廟處處可見，即身穿洋服的白領階級人士，步行過廟，亦必停步致敬而後行。他們的節日：每年夏曆元月間（Holi）俗稱紅粉節。該節意爲送寒迎夏，並解除人間詬怨，每當節前夕，即見印度教徒住

區的十字街頭堆積柴薪什木，熊熊火燄。教徒們不期而集，以手挽手環火歌唱，載歌載繞，逐漸加柴鬧至午夜歌聲始息，翌晨則渾身紅綠的帶醉人羣，互以紅粉或色水相洒抹（警示禁向外僑濺射，華僑則深居簡出）

在我國中秋節後，全市商場有若我國過農年，這顯示（Puja）義即善供節的來臨，商店故大做宣傳，企業公司發紅利，不久即見大街小巷高搭神壇，張燈結彩，爭妍鬥麗，到了正日前夕，便將預為塑造的杜伽咪聖像供在壇上，聘祭司們為之開光如儀，真是澈夜笙歌，遊人如鯽。所供聖像為專業者設計，維妙維肖但其姿態則各運匠心，富庶區域耗化十餘萬在所多有，杜伽咪誕辰過後不久，接着則迎架厘咪矣，其熱鬧情況相若，每當圓壇，都一樣由信衆僱賃平板貨車，置神像供器，祭司主事盤坐車上吟誦，燈火儀仗，鼓樂隨行，但神像倒行，直至河畔轉移入小艇投諸龍宮，功德算圓滿，但兩誕日的假期多及十天。過此月餘，則有一（Deepawali）俗稱點燈節，屆時家家戶戶，在窗牖或靠街憑欄，點燃燈燭，真是萬家燈火，煞是好看，這節日原是紀念大梵天神，降仗惡魔 Ravana 的凱旋，商人們便趁那天迎財神換新帳薄，彷彿若我國的新年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那位財神像是象首人身的，而座下，就有老鼠偷吃祭品，因是愛神及鼠，在印度教地區，老鼠七擒七縱也不算怪事。在西孟省督府東門對開的廣場角上，圍以鐵欄，有一古樹，便是老鼠王國所在，有小販專賣炒豆花生，供過往遊客，買來孝敬老鼠，鼠子鼠孫都肥胖安詳穿跑穴中，却不畏人。此僅是較普遍的而言，至其他因地而別如班執比錫克族，他們對「難那先師」特表尊敬，諸如此類，殊難盡述。

(乙) 印度的回教活動

以一個佛教徒的立場寫回教尤其在印度的回教活動，應先自警惕力求客觀，加爾各答中國街，本是華僑與回教徒羣集處。平素習見彼輩的自私暴戾，實在很難奉承，但在泛言中已有交代，於一九四七年印巴既已分治，則現在印度的回教，便成了小數的教派，不過除暴氣稍歛外，一切習尚仍一貫如前的，總體言之回教

以「光」為真主，而反對崇拜偶像，但對月亮則特加尊敬，他們雖也說人與人應是平等的，但神就永遠絕對的例外，不單對他們「真主」立下的可蘭經，永禁修改詮釋，只有烏都文才算真經，例定重男輕女，多妻不禁，最不可理解的回教男性，可以納任何種族的女性，反之回教女性則非同教不嫁，回教中王族、富豪、貧窮，距離甚嚴，非同階級不通婚弔，女性外出不分老少罩以面幕，其習尚多與印度教相背馳，茲摘數則以作例證，印度教祀神敲鼓鳴鐘，甚至歌舞，回教則以寂默無嘵，印地文寫法則從左至右，回教烏都文雖亦橫行，但從右而左，印度教敬神以叩首，回教則以左右手分執耳朵盤坐向前傾，印度教對人敬禮則合什口說「南摩士迪」，回教徒則僅右向上搖（作討物狀）口稱「薩哈藍馬里恭」。尤其在吃的方面，成了兩教死結的，印教吃豬而敬牛，回教則吃牛而惡豬，但分治後在四方集處的天真館，為了生意經也標不買牛肉字樣，婚娶與印俗無小異，喪葬則由回教寺常設的屍床，由親屬扛赴墳場入土軟葬，埋後各向新墳灌以清水，一場喪事，至此告終。天真寺每城市設有大寺，凡回教徒集中區，則另立小寺，他們最大的節日為期一個月的「封齋」，白天不飲不吃，日落始開齋。今年是從夏曆七月初三直至八月初二，那天便滿街站着等看月出的教徒。誰在先發現一線娥眉月，一呼百應，雀躍歡呼，天真大寺鳴炮以示「開齋」。翌日則老少都穿上新衣，羣集廣場，雙手捉耳朝天大搖大拜。從此再過兩個月，則為「宰羊節」那天可說是牛羊的災難日，他們解釋說，那天有能力宰一头，則可替五個人贖罪，殺一羊則為一人贖罪，那天回教徒住區一清早便聞牛羊的哀鳴，午間則血腥處處，血流通渠。在西孟省還特有一日叫「茂藍」的哀思日，這是紀念一件宮廷變故，幾召致回教內部的分裂，事緣王儲賀辛為后勾結母族，藥死王儲，事後為其弟哈辛復仇，乃親領部屬，直向敵人進攻。卒以輜糧斷絕，身陷回教區的賈哈族內族人以昧於大義，當哈辛垂危之際，即欲求一杯水而不可得，待到負傷戰馬奔回，激起人民義憤為之復仇，事平賈哈族人痛定思痛，以一時愚癡，幾成回教歷史罪人。